





思玄集卷之七

明海虞桑悅民懌著

威來鳳註

翁憲祥兆隆選

後學 翁應祥兆吉校

姪孫 孝成道凝次

墓誌碑銘墓表

鶴溪府君泣血誌

吾父姓桑諱琳字廷貢別號鶴溪道人先世莫考有舉

齋者仕元為鎮南王府官陞都水庸田使司副使司在



蘇城因家常熟生茂卿茂卿生谷良谷良生宗道遊心造化積誠通仙常曰吾葬以仙驥至爲期勝喪果朱千頂見聞驚異宗道生用和讀書仗義鄉評推重配錢氏生吾父雖稟弱多疾嗜學弗懈時邑有陳從道者詩禮巨室贅外祖周季宏生吾母慧真令德婉婉鍾愛父母不欲遠適又館吾父爲甥陳周盛時第宅如雲吟壇往來騷人踵武吾父旣贅於周始棄舉子業浣濯景物佳咏傳纈爭賀得佳婿好筆札常主一巨肆揮灑壁案壘墨深沁點畫成痕儼如漆室郡儒龔大章沈誠學季仲怡先後主陳周塾教人遊心理學刊落聲利文華之習

吾父師友其間漸染議論造詣益高自守石固涵養淵深邪哇剗屏人忤汪然江湖入深公庭天塹有滕以來未嘗一屈或邑大夫延訪問政於家則陳生民利病懇懇不倦性至孝每歸趨庭悉心養志吾祖卒將葬鑿穴未深忽狼石冒據巨盤石工袖手吾父以文告石終夜稽顙上下四旁百竅涕盡繼血乃以巨絳挽憂起立嶮崿僵卧旁橫半畝識者以爲非人力可致友于兄弟兄廷瑞舉進士卒於京師每言及輒流涕弟廷璋廷瓚分俸處溫兩郡不遠吾蘇千餘里其郡士夫慕吾父名爭欲一荆識二叔父遣价合簡邀迎曰名山勝景望一品



題吾父計曰凡人至官舍能翼而于于乎能辟穀而儲儲乎不然供給輿馬累人多矣卒不往吾父性清介一介不以干人類此書法趙子昂其俊秀實祖二王圓勁方正又得李北海遺法古選冲澹蕭散如韋如柳長詩及五七言律優入王摩詰劉長卿室晚遊戲黃老作團瓢集百餘首又不失爲安期羨門口中語也吾父安於韋布不肖孤知滇南貢舉大司寇彭公鳳儀時爲貴藩方伯自捐俸輸邊榮吾父以仕者冠服吾父若將浼焉黃冠野服脩如也倦於理生見匱戚舉羸於拙家日落冥惟吟咏篇章自娛臨終逍遙觀化無異平時猶口占

詩數首而卒嗚呼痛哉生於永樂癸卯二月念有二日卒於弘治丁巳五月念有六日春秋七十有五以次年十一月念有二日與吾母合葬於涓溪之原吾母先吾父卒四十餘年吾父以吾母賢不易耦不復娶生子一卽不肖孤悅娶

誥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前監察御史章孟端女女二一名靜廉適山東僉事前監察御史錢承德封孺人皆吾母出一名靜瓊適劉似亦宦族側室薛氏出孫男一曰昇州庠生孫女二古人有言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歿無以爲葬不肖孤髫鬣喪母吾父嚴慈濟撫稍長



祖知為學向方年十有九叨領鄉薦吾父教以大人之學使汎覽今古精擇熟踐而博施性拙疎於趨世一無所試常分教泰和秩滿始擢通判長沙不三載又調柳州凡微祿寄將不能津潤家乏致吾父食貧終身徃歲不肖孤自柳以公事私還侍養數月堅欲乞終養吾父慨邊夷凋弊且聞總制兩廣中丞鄧公能容度外之士乃遣不肖孤歸其幕下待用不肖孤私念道既不行為貧而仕稍積餘祿可了吾父後事即可告歸鄧公果待以客禮畱置軍前坐奉譚笑者幾一載欲有舉薦而吾父弗逮矣當吾父歿時百廢貸人不肖孤至家哀痛之餘支吾債利食玉薪桂莫措手足凡喪葬之資俱藉今之郭元振為之經紀所謂生歿不能養葬者兼而有之且吾父單傳不肖孤不可刻離左右出能移孝為忠調一四海大顯門戶猶為庶幾今乃為貧所驅遠離膝下奔走郡縣病不能一侍湯藥臨歿弗克親聆囑付之言俾吾父盼盼望歸飲恨而卒而况不肖孤平日歷涉宦途汎三湘上五嶺出入干戈瘴厲之鄉使吾父心遊萬里危險百端枕無安夢則又古人傷之所不及者一念及此五內分裂神魂飛散自非宗祀所繫其可復自慰藉苟活於世耶嗚呼吾父已矣不肖孤毛義之志粗甌

思齋集 卷七 四



休官之念不必如王右軍誓墓而後決自今以後當以未歿餘年依松柏之餘休凡吾父之所以教不肖孤者一形之著述以爲來世拯物之資俾千古而下知某人子者觀不肖孤難免不孝之婦則亦可以爲商鑒而不輕出矣

贈監察御史萬公墓志銘

公姓萬諱信字孟孚曾大父立本其先自江右之新喻仕全湘徙家於廣西之藤縣故世爲藤人公賦性嚴毅讀書通大義不好美與作適以身嘗衆蟻冀嗣人亢宗

故教子法甚嚴父伯齡洪武間舉茂才典南城幕邂逅成都經府邵武李公於金陵李因家鄰封南城遂妻以女後典幕以邑事有聯逮訊之京念藤遠妻子不可歸命李孺人携幼女暫依外氏以居踰四月典幕謫役海州永樂初以起取緩期復戍上林苑監公旣弱冠李遣公還藤事王母胡孺人胡悅公生理厚養怡愉承顏歲時相對悲喜交集常徒步至上林代父役制於法不可歸之閩迎母母牽於女愛不肯歸公別父母輒牽衣旋繞終日聞者酸鼻後父母俱歿寓所艸葬焉公每一念及淚雨如注或水漿竟日不入口旣老召諸子曰吾力



不能以藤葬吾親若負繼終身今吾形將化存是心以  
 遺爾爾其志之生於洪武庫申正月廿日卒於成化甲  
 午閏六月二日春秋七十有五以巳未八月某日葬縣  
 西谷山倚嶺之原坤向公先後三配室生子五人景石  
 出顯相張出禎祥陳出孫男十有一人女孫七人顯官  
 至封川令祥登進士第為名御史公目顯祥鄉薦歿後  
 二十年始蒙 恩救贈如祥官石張俱贈孺人陳封太孺人祥未官時  
 間關萬里獲函祖父母骨歸葬於藤有子成公志君子  
 亦謂公之克葬其親也予薄宦於梧時祥丁內艱服闋

將上京師奉其同年友成都府同知吳君獻臣狀拜求  
 予銘予觀公之為人斤斤力行似石奮能教學諸子異  
 班孟堅雖播勞於親實大獲於子宜為之銘銘曰殫趾  
 訑訑決翅于于前跛後馳惟公中棲 龍光賁幽以伴生畸天之報施眎此銘詩

舅母王氏孺人墓志銘

吾舅母歿既三閱寒暑襄事鄰舉子汝明泣告予曰吾  
 母平素惟吾弟知之悉乞一言闡諸幽嗚呼予受周氏  
 厚恩有如光影雖日承領不可繪畫每念存歿輒聲咽  
 不能成言矧能纂綴華說以銘吾舅母孺人之墓乎然



少長見聞不可不實書孺人姓王名道佐玉峰舊族王伯齊女也母范氏范婦於王無嗣育因兄生孺人孩抱以婦長擇配吾舅廷順周君時外祖父西疇翁贅於陳陳氏富禮甲郡邑有名從道者義聲遠振各常滿孺人爲長甥婦佐姑議酒食無虛日指示有則大小咸稱其賢吾舅卧病數年孺人能於藥外致意見微憂則以樂事進見有勞則以佚理納日綜家政夜率子女稽顙北辰祈以身代卒獲瘥孺人幼穎悟於小學女孝經等書無所不讀姑年老斜光欲遣孺人日誦說古今故事以娛予姓聽聞多有感發周陳二族甚鉅婚娶皆名門

女賓來往多孺人出迓絲竹間作酒漿未進女婢斤斤羅列孺人色莊氣和威儀棣棣接者無不心服蓋孺人素出大家格局自別而又動靜之間準母則姑其所由來非一日也父母歿哀毀盡禮生父歿力營葬事情亦相稱御羣下以禮終身無曩喜怒年逮古稀尤耳聰目明忽生癰疽醫禱弗瘳臨終拳拳以生母暴露爲念戒予汝明少助其費且告吾舅曰君多疾吾年未三十時常恐爲未亾人今偕伉儷垂五十年百爲俱完夫復奚憾所憾者侍君筋力未衰耳吾歿之後停柩欲久表吾成家勤也營葬欲儉順天道也勉諸孫力學成名以光



門閭言訖而逝寔成化十一年十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有一子一卽汝明娶徐氏女四長靜清適前進士吉水令蔣紱次靜安贅葉玘靜端贅錢綬靜真贅錢錦先天孫男二長應祥邑庠生次應禎孫女一今卜以成化十五年十一月初九日葬於湄溪之原嗚呼婦者家之所由盛衰者也彤管化靡牝雞晝喔求如孺人內德完具者實不多見在疎遠文士亦當述其懿行以傳不朽况予骨肉至親者乎是宜濡淚潤筆以述覲縷銘曰天厚其生又厚厥德不然而亾永立內則  
文齊故通奉大夫正治卿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

布政李公墓志銘

公姓李諱芳字本春別號一庵青之諸城人五世祖諱君寶者任融州路檢使因家融曾大父敬顯大父伯高父子贊悉雲德霧隱公生天資穎悟少卽莊重老成曾大父大父咸曰此子搏九萬里啖八百里氣局也可使許國遂遣入邑庠踔奮騰厲猳刺無前未弱冠正統甲子秋闈發解父以公充醞物理未滂畱溫舊學展拓益宏歷戊辰至景泰辛未會試俱逐北雖州博專席力辭不就甲戌遂登進士第明年拜知湖廣夷陵州夷陵遠在江湘上游民貧而黠間或舞姦刺政公廉正自持不



思文集 卷七  
猛不窳翔約之垂潛翼之泳壬良有坊民皆挾纊州守  
禦千兵恃內援蠹民公疏其不法於

朝卒正其罪凡戴鶡冠者無不縮頸有中使至暴橫衆  
莫敢近公從容款制卒不爲害以州人少知學慕常袞  
之教閩文翁之化蜀乃多選里中之秀入州學又於州  
之後堂構屋數楹擇稍懸流行者躬自爲師凡教導作  
興法周悉綜密壬午科遂有褒然高掇者風俗一變天  
荒遂破比滿夷陵之民相率赴

闕借寇一年成化丙戌始考績至京時巡撫都憲王公  
少許可惟雅敬公先與巡按藩臬諸公以公聲職疊加

旌異至是復疏公能於  
朝擢貴州布政司右叅議仍授

誥命封父同公前官母妻皆爲宜人丁亥蜀西都掌獠

邊

上命大司馬程公襄城伯李公率師征勦地介川貴之  
間山嶺插天菁深崖險拏肩攬趾饋運惟艱程公詢於  
衆以公爲才俾專其事公不憚鞠勦精神鋪路幹峻爲  
夷負擔絡繹士馬足食大功告成拜雙金織綵段表裏  
之  
賜在任六年丁外艱繼丁內艱起復任江西仍前官奉



勅提督糧儲公不棘不徐不緩其賦不病於民歲正告  
凶勞來賑濟全活甚衆一藩公卿大夫士賢之者無間  
言九載考績陞東廣左叅政今致政大司寇莆田彭公  
天台陳公皆一時人望相繼爲方伯與公一德相濟天  
與旬藥下未當道薦遷滇南右布政使未幾轉左專政  
大藩寬厚鎮靜得旬宣大體民夷悅服三閱寒暑中丞  
之推不遠伊邇公以老病侵加嘆曰古人云畱有餘不  
足之祿以還公前官母喪皆爲官人下之國西事  
朝廷子孫其享之乎屢上疏乞骸骨優  
詔許焉初公乞歸時太子太傅黔國沐公暨巡撫巡

按藩臬諸公固畱不聽至是相率賦詩以贈設祖金馬  
碧雞之關輿馬如雲光輝載道人以爲榮抵家數載日  
徜徉山水以自娛四郊多壘暫僦居於城不意舊疾作  
遂卒生於洪熙元年九月廿有八日卒於弘治五年八  
月廿有七日春秋六十有八以歿之年二月廿六日葬  
於盧灣崖頭之原巽山乾向配施氏封宜人先卒子男  
五人長曰序成化壬辰科進士清廟重器不幸蚤世次  
曰康義官次曰庠邑庠廩膳生次曰廉丙午鄉貢進士  
皆施出曰庭庶出女五人孫男七人曰鏞巳酉領鄉薦  
曰鐸食廩邑庠曰鑑曰錡曰鋼曰鈺曰鍵公孝友天成



惟清惟奮終身依憑立身行已步循尺寸衣有文子之  
表居無張老之室訓戒子孫脩德讀書之言不絕於口  
為詩文語多渾厚不事雕琢有一庵藁若干卷藏於家  
予分教泰和時公時為江右少叅與予好也入則分庭  
抗禮出則攜手餞送蓋待予以賓友而非屬吏也公屢  
遷大藩予亦浮沉州縣欲一寄聲問安而無便翼聞公  
之卒泣然者再豈意調郡至公邑得拜公遺像而銘公  
之墓耶嗚呼是非偶然者矣公子廉泣血述公行實求  
予銘予為敘其大畧以待他日太史氏採擇復為之銘  
銘曰惟公嶷嶷奮先決起秋闈得雋擢掌覓指圖南少

劫旋飛刺天肯琢鬼旄小為桷椽蜀首一州奄然出守  
包凍日裂掃弊風箒遷官貴藩邊鄙雲詭爰輸軍餽孰  
呼庠癸始由少叅旋至方伯四陟名藩庸著不績

寵命優渥榮身及親餘祿振振以遺後人天之所報偵  
人所施千古一日有此銘詩

桃源縣知縣計先生從善故妻董氏孺人墓志銘  
孺人姓董諱淑貞其先居河南之祥符裔出仲舒元有  
遠祖諱時茂者守象州路因家馬平世為詩禮宦族父  
諱志官至朝列大夫長蘆都轉運同知母夏氏亦馬平  
名家女孺人幼隨父宦山西沁州完女德鍾父母愛將



并擇宜配以計氏家代仕宦門高相軋從善亦嶄然見  
頭角遂歸之從善父母蚤世家漸凋零遺二弟啼聲尚  
呱呱孺人入計門卽洗濯紈綺巧梯曲榷悒悒無聲撫  
育二幼叔煦其地訑訑其凉凉比長為畢婚娶母實嫂  
名從善領天順壬午鄉薦孺人同居京師寒暑十五易  
初值歲飢從善以食口衆為憂欲就乙榜亟祿舒之孺  
人曰聞家貧親老者不擇祿而仕君二親已亾吾父官  
大夫所以裝奩我者猶足供桂玉君其不可少需以榮  
親於地下乎從善遂定心卒業胄監謁選銓曹得令湖  
廣之桃源桃源雲貴往來要衝邑小役繁從善出視事

常以燭續明孺人卧遲擊柝起先絕鼓饗殮悉備以接  
勤勞有壬人蠱政者從善欲痛加鑄譙懲一警衆孺人  
數勸從善畱心教養俟人自化從善獲成循吏名孺人  
贊相功居多未幾從善以重聽致政還家囊無餘貲孺  
人嘆曰為士而貧者春之雨宦成而窶者晨之星吾婦  
良人自未筮仕以至歸休家業如故是非命耶乃率僮  
奴各事事毋敢些逸憫勞惜苦予無飢寒畜牧有方鶩  
鴨鷄豚聞呼認音畢來旣旋蔬果饒郁桑穀奮張家亦  
漸裕孺人性慈惠喜施予不匿有虛人之求不藏蒂記  
人之過有犯之者怒不難起顏亦易迴甌豆蘋蘩祭祀



豐潔或得佳味必畱以俟賓客不輕薦口勤儉自律鄰里作程以予宗道明敏令就學緩則絃之棘則韋之調護有節成化庠子宗道廣西發解第一孺人心始慰人謂孺人後福無涯不意得微疾十二日倏然而逝遠近知孺人者聞訃莫不嗟嘆悼惜或至泣下嗚呼孺人其貧矣哉生於正統五年十一月十有三日春秋五十有四卒於弘治六年九月六日以是年十二月十二日葬於江東之種竹嶺依從善祖考妣塋後子男二長卽宗道娶顧氏次宗義蚤亾庶出女二長適柳州衛指揮使嫡男苗尚仁次在室孫男二曰會兒曰賀兒俱幼宗道

以孺人誨鞠之勞弗獲祿養飲痛莫極自泣血述孺人行實再拜求予銘予知滇南貢舉道經桃源時從善正為地主所以館穀予者甚厚今予倅柳與宗道敦斯文之好奚靳一言銘曰內鮮經紀家秀半稗旣瘡厥冥曷藻其塋吁嗟孺人懸箔肇趾于婦值屯胖偪伸剗婦而賁夫母而成子天靳其報逝無宿痞諸葛數行劉向片紙千古名存是曰不灰

陳母蕭孺人墓志銘

門人陳魁旣喪母泣盡血繼線經過予乾坤一寄樓再拜求銘墓之文且以長書見謁讀之并予嗚咽氣升鼻



怫鬱不成聲而止按魁自為狀吾母姓蕭氏諱福貞梁子雲後元盛時有遠祖由峽江徙今邑城西代不銜材釣祿父茂材母劉氏吾母生慈夷貞揅允內則蹈年二十有一婦繼先府君室先是姑嚴已歿內事被脞吾母方舟泳游厲濟俱登先府君釋繫得專精問學後勩業成疾七易寒暑弗愈是時家事既萎謝吾母顧影無援繫壺中流自逾瀋澆索完地府君既愈遂領景泰庚午鄉薦是歲孤適生府君曰二喜基吾妻萬憂勞吾母笑曰憂勞婦之常喜出祖宗真源府君益敬重之明年府君會試春闈中乙榜不就來婦次舉卽登第入翰林為

庶吉士吾母攜子女就祿期年府君得疾瀕危以老父幼子為託而逝吾母至是淙洞沆沆涉無津涯哭輒氣欲絕人指子女為岸寬譬之迺生府君歿五月生一女僉謂棄之釋索吾母泣曰是吾夫血肉也忍擲之乎扶柩攜子女而歸隻影弔月跋涉萬里酸苦何極婦家營喪葬畢綜理家政碎屑事必經心事先祖憲磨先生肯甘悉膾誠而獻俾不知子之亾孤少長卽授以父書仍戒之曰汝父歿吾心隨父歿形為汝存汝弗父父父目期汝瞑汝其力於學尚底於厥成是外不以責孤以貧為分宜其家人邑里宗族謂為婦武者必曰蕭氏一日



乳偶積塊久凝適如鐵挽不可抗庸醫不能以藥導其  
內消加鍼砭流汁不已忽血湧如泉知不可起進孤語  
之曰吾爲未亾人汝成立而亾分也汝其善爲人則吾  
非亾言訖亦泣遂卒生於永樂辛丑十月念二日申時  
卒於成化己亥正月十七日巳時春秋五十有九卜以  
次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附葬邑西龍門祖塋之左首坤  
山艮子一卽孤娶甘溪湯氏女三長適吏部尚書槎翁  
劉公之玄孫表次適前妣蕭孺人之姪時瑞次適刑部  
尚書廣衡劉公之從孫咸儒孫女一嗚呼吾母自入門  
相夫鞠子之艱非筆舌可喻不得婆娑莫景享孤杯水

之情悠悠蒼天孤罪何極惟大人先生賜之以銘庶吾  
母生之長而孤罪可追予讀其狀觀孺人之心歷艱九  
歿不變嘆曰以是心爲程嬰杵臼之立孤爲伯夷叔齊  
之餓不食周粟爲陸秀夫文天祥輩之殺身成仁無乎  
不可婦人得之丈夫失之謂之何哉因爲之銘曰天地  
氤氳物適生雨敷紅花逐時零松柏茵磈節獨貞攫水  
不腐附火明孺人苦節松柏并子立身亾心始寧剔燈  
事業昭日星思玄先生爲作銘

徐母歐陽氏墓志銘

予門人徐貢旣登進士第觀政春官援例歸省孺人享



榮養幾兩月遂以病不起貢乃命季威飲血述孺人行實求子銘且泣告子曰吾母編髮栖葦鬻子勸閔今孤等漸試狻猊而故巢已傾瞻望霄漢孔悲曷已惟先生光以一言不孝之罪渤解捧土冀可少塞予亦蚤失恃額膚蒙鏃知中盧生之痛尚何忍言按狀孺人姓歐陽氏諱某其先文忠公九世曰才卿者來家泰和王坡坳避文信國公奇廼易姓丁故籍從丁而稱則歐陽不忘本也父諱某號隱庵合漱今古以外世繼孺人質清而性慧畧知書史歸直庵先生時賦役繁重家漸涼匱孺人與直庵謀遷居於車溪之冒滄歿括甘腴規就苦澹

噓寒沃熱華費悉屏逃蓊條枚發於舊肄家業用昌直庵愿慤徽悃締交悉端士孺人治具相禮有生於無物若幻致循循謹謹長幼形心一族婦女視為型鑑直庵僅下壽卒孺人總理家政三百餘指悉歸襟轄以形為母以影代父訓迪諸子方楹柱灑諄諄响响旦莫侍側又若嚴師成化乙巳大雨連旬平陸成江孺人奔避驚悸心怛怛怛水還踰旬痢氣如流喪輒連綿七月念有八日痢及之遂不能解雞藥亦強進而吭若扼次月十有四日將晡脈絕先是心明言正訣貢等曰吾年已七十有二壽宜止於斯但若等有為不及見也言畢遂卒



生子五人長曰川成化甲午領鄉薦次年授蜀之內江縣學教諭次曰咸次曰試先卒次卽貢次卽威邑庠生諸子有成咸推孺人內教功初川與予同中乙榜川合衆百餘上章希圖南采予名爲之首章旣上始訪予遂有半臂交旣而分教茲邑貢先高騫旣出於予門威能古詩文嘗經予指授又有付斯文之托然則銘孺人之墓予可辭耶銘曰平淑爲庭安芽成楹賢昭發鏹弗食悠榮吾壽以銘

奉訓大夫定州知州劉君墓志銘

予家與劉同里爲世姻君契予恒接類茶口納丘飴者矧同成化乙酉發解予于宦途又同憂喜君先物化銘君之墓匪予而誰君先世汴人有諱亨者宦常熟州因家焉亨生善甫節判本州善甫生萬戶仲昇仲昇生百戶伯彰俱董餽海道伯彰生子謀謀生宗實娶顧氏生君名宏字以規別號毅庵少敦慤秉貞挺拔志卓寄作適於佔俾長長身巨面目圓而嫠髯髻相接容觀偉若家穀罔蜚抗衽學類藉脫迫窘遊邑庠攻毛氏詩日無蕩陰領鄉薦在第九卒業胄監寓京師數易寒暑淬礪進士業雖焚舟決勝終逐北謁選銓曹獲知浙之縉雲縣縣境囚山民頑戾斂敷格力殫醜爲常官逮捕棘弱



竄勇生變君舒罪其首惡貸其連坐以理論遣民皆感  
悟勝負以理嬰孺宜僚野鬪遂息有婦戕所天讞獄者  
戰真贖傳疑君焚香齋心決之於神夢厲蓬首泣訴旦  
坐廳忽起旋風繞案引婦訊之果得實幻蟲嚙稼君課  
民採蟲自驗多寡罰其力以利驅民還治其害民爭趨  
事蠹患遂息山溪堰水溉田歲暴流破堰君親董役脩  
築亭午設飭舖之計澆淟莫能衝汨乃已潦返一方有  
年屢獲當造戶版民多行賄吏胥為詭避計君度田多  
寡分戶三等自是賦役始均稅政釐革化盜為良里門  
夜開行感神明祈禱輒應歌謳載道每藩臬舉守令績

必以君為首稱秩滿赴部天官卿亦素聞君治聲欲擢  
以憲職以君年踰例而止遷知定州州土俗勁悍君稍  
繩以法而鋪仁愛延及戍卒亦知畏愛凡訟多質於君  
兩心自平踰年政聲流行民安物阜未幾丁外艱而還  
竟以疾卒生於正統丁巳七月十日卒於弘治癸丑八  
月十有八日春秋五十有七以乙卯四月八日葬於進  
賢涇北之新隴娶徐氏有婦德生子一曰岑娶蔣氏前  
進士樂亭令原用女孫女一君為人性嚴重不脹不斂  
樂事關心則劃然長嘯聲色之娛一無所好親交酣飲  
聞其履聲則卷狂繕浪其為人敬憚類此為吏以身任



事利興害除雖出統綺而自奉儉約所至不以家累自  
隨祿俸有餘則別儲以備公費有勸之計家者君曰爲  
縣家縣爲州家州焉有爲民父母而瘠民以自肥者耶  
聞者慙服凡蒞俱克和民去縉雲任時老穉號泣奔送  
百里不絕旣去民思不置相與伐石立碑求與化知府  
潘君琴爲文以傳不朽於州雖浸灌未深至今民懷撫  
鞠口之不置友于兄弟與兄守愚相愛白首如一日君  
榮親之念冀補於歿後故刑部尚書彭公鳳儀以公事  
至浙及窵歲巡按監察御史同交章  
奏君政績卓異故事守令獲旌異者必受

恩典屆期以易州守遂格不行蓋非制也守州未久巡  
撫大臣已持羊酒勸勞欲有舉薦而君弗逮矣以此  
制誥蹉跌終未被於泉壤未免爲君九京之恨且天性  
忠義聞時事乖衍或邊鄙有警輒憂形於色或發之篇  
章陰寄籌畫一官僅能潤澤州縣而止嗚呼惜哉予知  
君最深又按君堂弟鄉進士劉君以初狀遂序其事而  
爲之銘銘曰惟劉受姓實自陶唐龍參爲氏蛇斬成王  
向以學顯統以清揚蒲鞮穆穆鐵漢堂堂醞德釀慶厥  
胤聿昌嗟君重器鍛羽卑翔小邑巨州一政鋪張輒輒  
煦郁燁燁聞望天違拱木人戀甘棠胸宏十棟僅暴獨



宋牛眠之地賈志攸藏千古不灰視此銘章  
叔母施孺人墓志銘

孺人施姓諱貞靜世為蘇之常熟人曾祖均質祖孟微  
公諱顯洪武中發解會試皆第一拜監察御史父功永  
諱緒隱儒醫終身母浦氏無嗣贅吾叔父廷珪為婿益  
昌其業孺人賦性貞靜言無愕聲行無疾影處市廛樓  
居逼窄屏檻之內即如深閨座客常滿孺人勻藥漿饌  
肅荅不倦既老如處子平生咳唾地塵不驚善睦宗族  
內外無間言女紅內則不思而得不聞而行家無厚畜  
黽勉度日薄藏布帛以為葬歛資視他節羸剝歎供佛

老無益費者不侔嗚呼賢哉子男二長榮娶楊氏安州  
守浩然之女次華娶薛氏繼伯父鄉進士廷瑞後女一  
適陳旻孫男六葵娶李氏倫邑庠生娶繆氏來鳳聘王  
氏來凰來麒來麟尚幼孫女七俱適士族曾孫一曰接  
生於永樂癸卯六月二十二日卒於弘治癸丑五月二  
十九日春秋七十有一以次年二月二十五日葬於  
虞山邵家灣悅最蒙撫愛宦遊於外養生送死不能無  
憾幸為之銘銘曰道學非名女能躬行天相其成又令  
予銘以繼孔明

子銘以繼孔明  
合葬墓志銘



思齋集 卷七  
吾兒姓桑名阜字舜財曾大父樂間居士大父鶴溪先生吾爲之父母章氏前監察御史

誥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章孟端女吾同產惟一妹適  
今奉 敕整飭畿內兵備副使錢君世恒世恒前以進士宰昇  
平吾兒正入小學吾父遂以阜名之吾兒幼卽聰慧過  
人讀書過目卽成誦吾分教泰和倅長沙皆隨行長遊  
州庠兩試秋闈皆不偶旣食廩益自淬礪以圖大成時  
提調學校監察御史方君信之擇能文諸生作爲經義  
以式後學吾兒在選中日惜寸陰兩月作文數百篇詞

旨通暢新見疊出人多傳誦之吾自總制兩廣都御史  
彭公幕下丁外艱而還服闋苦食貧吾兒過庭必曰大  
人毛義之志鹿麋合苟就祿以爲丘中之費再問而吾  
不荅吾兒泣曰不能祿養其責在我因以一月分爲四  
十五日稽程自課竟以勞勩致疾而卒吾兒長身玉立  
倜儻有大志親親友友曲有恩義常參謁提調水利水  
部正郎傅公曰會威儀庠序應對燁若曰會以書來曰  
佳哉令郎有必做之兆人多以此期之當吾兒卧病於  
床巡按監察御史袁公大倫及水部傅公判府陳公而  
下各致名醫助藥資逮卒哀遍遐邇嗚呼吾兒欲挂冠



砥柱倚劍扶桑方志願之遂豈意強盛之年竟歸一抔  
之土而吾又挾伯道同遊此人所以重惜其歿歟生於  
成化七年三月七日卒於弘治十四年七月廿日春秋  
三十有一配沈氏父求已母陳氏吾兒卒後成疾於次  
年之二月一日亦卒遡其生於成化八年四月二十四  
日享年之數與吾兒同生男女各一俱夭吾既異傳吾  
兒病篤吾夫婦呼天號地莫可救藥天下清明獨在圍  
城將罹甲兵陸處違航獨飄渤澥墮黑齒邦人歸樂境  
獨就東市汲汲顧影悠悠蒼天忍為此酷哉今卜以十  
六年之二月六日與沈氏合葬於涓溪祖隴之旁凡喪

葬之資多出常熟令柳州計侯惟中經紀嗚呼吾能為  
之父否耶茲特敘吾兒平生為人之大畧而銘之銘曰  
爾歿喪吾吾歿存子造化孰司其忍為此

碑銘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平江侯追封黔國公謚莊敏

陳公神道碑銘

天順七年九月二十有八日鎮守臨清等處平江侯陳  
公以疾薨於位計聞  
上為震悼輟視朝一日命有司護喪還於南畿遣禮部  
侍郎俞綱



賜祭自聞喪至禫服凡十有六筵

魯王等亦遣知府徐琅致祭官爲營墳明年葬江寧縣太山之原附祖恭襄侯墓側成化辛卯

今上追封黔國公謚莊敏漏天沛澤象葉其羸忠貞之效白於四海嗣侯平江伯銳懼先德日貌久益○焯乃徵予銘於神道之碑按狀公諱豫字立卿其先潁川人後徙家廬之合肥自始祖諱省三而下皆贈平江伯妣皆夫人曾祖聞智勇耦縱元季由義兵千戶歸附

聖朝攜井投天象立戰功官至成都右衛指揮同知葬合肥濬源顛末具載廬陵楊文貞公所著廟碑以子爵

封平江伯加封侯嫡妣生妣竝王姓俱封夫人祖瑄以韜畧騎射馳名代父職參隨大將征南番有功陞都指揮同知進右軍都督府僉事

太宗文皇帝以翊運功封平江伯總師海運繼而開創襄河轉漕代險以夷功在不刊薨封平江侯謚功襄廟食於淮考佐嗣伯爵忠勤奮謚以延世譽妣馬氏封夫人公蚤襲爵正統初南畿考牧兩改歲星所至鑄鑿蠹弊浮費悉榻操履澄瑩霄漢騰聲歲壬戌至丙寅每持節往

秦代寧周遼淮六府冊妃及行祀禮咸稱



旨丁卯冬掌神機兵明年春福建沙縣賊叛  
詔公充總兵副寧陽侯陳懋往征之

獎諭諄切錫以寶鏹綵幣至境與寧陽分兵而進勇莫  
亢德襲莫犯整狡莫測奇首破西芹直搗陳山諸寨俘  
獲賊首鄧茂七妻子及偽造符印生擒偽官斬馘五千  
餘級得牛馬無算招撫脇從所過秋毫無犯凱還惟圖  
書數帙而已

璽書嘉勞進平江侯賞賚殊厚給賜

誥券有秉志忠貞公勤廉奮之褒遂命堂前軍都督府  
事操習禁兵乙巳秋

乘輿北狩人心湯沸

廷議謂臨清南北要衝設虜據之天下之患遂深孳孽  
謀得虜情亦先設若阱欲選宿將往鎮其地僉曰非公  
不可遂

救公往公力主築城練兵撫民威亾四蒸虜知有備橐  
先而遁南北奠安宗社如石識者以為使公握兵逐虜  
雖卒冒頓之庭懸老上之頭喋尸逐之血而斬刈相當  
得喪相準與今曲突徙薪不戰而屈敵相去當萬倍也  
矧鋒一鍛天下之禍其可勝言者耶禦戎上策公得之  
矣時歲告飢民值虜寇之餘四方流離者衆所至即招



休賑濟餓莩春融仍調濟寧左衛爲臨清衛脩建學校  
作養士類三年事竣還京父老數千赴

闕請畱

命公復鎮五年山東河南淮徐患水民不聊生

救公撫安荒政盡脩全活甚衆八月還京

上以南京根本重地坐鎮在於得人特

簡命公守備事無巨細悉聽處分因

賜白金綵段蒞政號令一新軍民安堵督脩

太廟工完

勞賜羊酒公法竣而刑輕人有過以朴示辱衆相戒重

犯公朴天順改元

英宗復辟召回賜白金五十兩增俸米一百石蓋賞北

狩時保障臨清功時臨清守臣缺執政歷舉廷臣皆不

稱後以公對

上曰朕意正在斯人復奉

璽書一切公私利病竝從區畫仍

賜白金綵段以行公之再至也老稚祗迎歡聲殷地山

靈川秀飛走翔舞歲癸未淮安漕帥缺司馬首以公薦

上曰平江侯不可動朕將別用之未幾薨得年五十有

一薨之日兵民號慟如失怙恃四方大夫士聞者皆爲



思文集 卷七  
咨嘆衆日娶譚氏封夫人故新寧伯忠之女生子三長  
卽銳襲今爵侍衛於

朝掌禁兵團營總戎佩征蠻將軍印節制兩廣尋佩漕  
運之印鎮守淮安次日鐸曰鑑俱輸粟拜官女二長適  
揚州衛指揮李淮次適淮安衛指揮王本孫男七麒麟  
鳳熊羆虎彪孫女若干人公天性重厚敏而好學通春  
秋大義於兵家韜畧之書無不精究每臨戰伐出奇制  
勝骨以血誠故節鉞所至水涌石立成功若神撫輯兵  
民搏形衆心各有權度公暇好臨古帖筆意清勁承祖  
訓名其堂曰清白能脩實孚名親書孟子仁禮存心之

說刻石以自勉篤於孝友母嘗患危疾每夜顙天願以  
身代疾果瘳愛族弟祐材特奏爲太學生善吟咏所著  
有網庵集戎垣藁祖德詩梓行於世公清春有爲雖在  
富貴而心如水握權勢而量如海位極人臣而禮下賢  
士若不及解宇後圃嘗結一亭扁曰城市山林時與賓  
客觴咏其中其結巢箕山濯纓鑑湖之念又脩如也公  
三鎮臨清臨清之人德公入骨公歿後十年乃建祠塑  
像事公事聞

朝廷特命有司春秋致祭齊民私以疾疫水旱禱公者  
無虛日子嘗論公之爲將仁厚似羊祐儒雅似蔡遵歿



能廟食百世又似關雲長光前裕後世之衆美公其兼  
得者歟宜爲之銘銘曰玄玄昊天日月代明孰爲之聲  
震以雷霆

聖皇濟世孰能孰梅曰惟世臣以釐

帝業惟公始祖遭時遘屯蹂躪而車思鳴臨晨爪朕其  
華實於恭襄茅土斯爵廟貌堂堂世德如江其流延延  
惟公挺生芳津潤天南畿兩載爰輯馬政載涇洗塵以  
瘳風病閩民忽猗秉鉞惟公殺棘安瀾爰進封侯獵獵  
北風胡塵四起孰當萬師畫以十指築城要衝以總元  
戎掃胡千里威名隆隆全師棗棗袖手而勝陰奠中原

武功之聖一守畱都三鎮清源德郁人心永矢弗諼生  
既封侯歿加上公皿食萬年福與天通掩蛻青山不歿  
其神想乘白雲祈木之濱

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黃并妻李氏恭人神  
道碑銘

天之與人恒弗相協以天負人者什一以人負天者什  
九天與人以福人承之以德是謂天人弗違是宜生歿  
哀榮而令名之垂無窮焉若君者其一也君承天以德  
內助又承君以賢則又絕無而僅有者耳君名某字某  
靖庵東軒其別號其先顯頊所封陸終後永嘉中黃氏



以衣冠入閩在唐贈司徒碣以歿節聞家徙邵武至宋尚書右丞武夙著忠蓋上疏援鄒浩謫亳州逮元再徙晉江道賢以孝行稱入

國朝維清舉進士知九江府卒子孫因家焉此則君之高祖也曾祖考諱光祖福建都司經歷始得家乘遂去宮合晉江邵武二族徙名數於延平之南平長安里赤竹洋曾祖妣朱氏封安人祖均泰祖妣潘氏考子德象贈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妣章氏封太恭人君生已失恃範德慈闈誦敏易徹天勇挾慧籌跨知趾同氣興隆等七人如向曉之星淪沒殆盡惟兄後樂公以質

秀選人

內庭時閩遭兵燹因與君及太恭人相失者久之君抵京省公公遂令君迎太恭人至京就養骨肉聚首有若三生悲喜交集忽忽疑覺後公主司禮監日侍幃幄綜理機密人視之如太乙雲中君可望而不可親昏夜存君借階進謁者逐逐君多拒不與昵惟基力薦歡北堂公得專意輸忠友愛彌篤成化庚寅撫迎侯朱永征延綏強君行君以母老力辭太恭人戒之曰以身殉國是之謂孝君遂從征以功授錦衣衛百戶太恭人卒哀毀踰禮辛卯又同朱征魚鱗威武迤西諸邊得雋擢千戶



思文集 卷七  
憲宗皇帝末年

皇儲未建

今上在潛公謀於君欲發之恐及家門君力贊其決克  
咸厥功既而

孝穆皇后暴崩君與喪事再陞指揮僉事皆本衛自君  
為千戶以至今職皆有

誥封二親及妻如制未幾公中萋斐

上命公出鎮南都君亦謫南衛跌而復起君自如也君  
為錦衣衛揮使時

憲宗皇帝命掌御藥其房非親信弗克管鑰特

簡命君案有珍異麒麟金帶絳袍綵段之賜

恩至渥也君勇力絕人少從公春蒐南郊五兵森列有  
監軍中貴人出

上賜勁弓可懸十石訝於衆曰有能挽者畀之君連挽  
如折枝羣帥觀者莫不吐舌射得陳音紀昌遺法嘗於  
清源遇劇盜十騎君命其揚鞭為的三發三中遂下馬  
羅拜乞命乃縱之去君孝友天成治家有法內外斬斬  
作事必謀始待人必有終其教學諸子雖在童稚必習  
禮務學且周貧恤匱遇義勇為如資建故邑五步鉅橋  
京師大疫又買城東隙地收葬遺骸以萬計即其事也



厭第宅宏麗別築一軒於東滿貯圖書日領客酌酒賦詩其中東軒以是著名平居議論今古四顧無人識者知其有用世才而惜其用之未究不幸成化庠子廿有八日以消渴疾卒於畱都邈其生於正統辛酉三月十日春秋僅四十卒之日泣唁逐逐公卿百執事祭弔儀物相接奠章積成巨帙以卒之明年葬於鳳臺門乾山巽向之原配李氏諱某字明媛與黃同邑父德基有學行人稱爲半溪先生母歐氏恭人生而貌豐氣清性和淑稍通孝經內則等書工小楷精女紅旣歸於東軒君事太恭人於鄉於京師養生送死曲盡孝誠以君貴初

封宜人後受今封待妾媵以寬撫庶子女如已生常曰是同出於天也天之所生地載有厚薄耶雖衽富貴而淨洗華靡周鄰厚戚恒如不及遇君有升黜升則勸其盡忠黜則諭其自遣當君自北遷南時與恭人偕行鄰媪受恩者遮道泣送或露宿舟次依依不忍去在在感人之深如此君得疾五旬恭人醫禱計竭君迫危語恭人曰爾其撫諸孤大吾官以亢厥宗吾死猶生也君卒恭人痛極青瘡奄奄待絕遇君妾王氏得聞自經以殉益憤惋不食致疾幾危明年有司以王氏死聞旌表貞烈恭人心稍慰子男四人長琳南京錦衣衛



思文集 卷七  
指揮僉事娶山東提學副使沈公鍾女次瑛錦衣中所  
鑿與司百戶娶南京羽林衛指揮劉公謙女次璋娶南  
京禮部尚書童公軒女次珍娶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  
蕙女琳與珍恭人出瑛出張氏璋出馬氏女三長適雲  
南參政張公海子寧次適南京通政使徐公世英子際  
與琳同產次適南京錦衣衛指揮使丁福傳氏出孫男  
二孫女一琳初襲爵卽掌衛事恭人進誨之曰汝父蚤  
世其喪喪吾吾存存汝汝其履泰如淵冰持盈如玉孟  
視賢友善以聞父歿戒璋珍等疊疊問學勿嬰世懷琳  
愛禮賢士有過門者恭人必命厚款曰此夾輔成德具

也嘗有儒生妻歿無以歛琳欲贈以柩恭人聞之曰不  
若贈之泯形跡也其施德不矜又如此琳學行日脩持  
身馭衆展拓甚宏璋珍皆有逸才精進士業青雲高步  
伊邇人皆以爲恭人慈訓所致生於正統丙寅七月已  
巳卒於弘治癸丑十二月壬戌獲年四十有八以甲寅  
二月壬申合東軒君兆而葬焉感泣執紼服麻送葬不  
下數千人嗚呼其偶然哉紫陽朱夫子有言黃流不注  
於瓦缶福澤不降於淫人今恭人之賢無媿於所天而  
東軒君之平素又不媿天之所福自琳而下諸子之賢  
又能無忝於所生宜其慶源深遠衍澤無窮而傳播不



思文集 卷七  
三  
朽也又合而言之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  
命也果易得耶宜敘其事而爲之銘銘曰惟黃受姓上  
古遙自唐至宋邈

聖朝節孝德政紛連鑣鈞天後樂先扶搖

帝授鼎彙令燮調嗟君自幼身離騷爾爾接翅連青霄  
自致通顯摧天驕律已衆美孝爲譙贊定大計真逢遭  
駢蕃

寵錫豈倖僥暇醉佳景豈濁醪女壻已陟忽踰壕襟抱  
煥益無纖毫賢配厚德冰天貂內則搔搔趾厥條大者  
守闈樛木翹錦衣標格挾星杓諸郎飽雨畚田苗慈訓  
松竹奏竽簫過者下馬觀茗茗

墓表

中鳳岡阡表

鳳岡黃氏先塋掌錦衣衛事琳葬其父前錦衣衛指揮  
僉事洎母太恭人於是後伯父司禮公卒

上敕南京工部卽其地營葬事立享堂賜金帛寶鏹之  
屬所以優恤於家者不可言罄

今上追念舊勲又

命禮部建祠名曰表功賻資恩紀綢繆疊臻公父子德



先生先葬於閩惟妣章氏獨存公先陳恂請  
旨得允

恩賜驛傳迎養至京其卒

上賜柩槨助葬費甚夥公乃具先生衣冠合葬於都城  
東東橋亭之西原自太恭人與公卒先後

諭祭至再至三祠成又

遣中貴加特祭異數也琳襲父爵官畱都以南北路遙  
艱於祭掃又請於

朝遷先生與太恭人柩會葬今阡琳文行政事摘華霄  
漢力於忠孝恒以志遠爲懼乃自述行實求予言以垂

悠久惟黃氏代有聞人先生父晦素翁妣潘氏先生幼  
深探易願期於用世以翁蚤世乃蟄德於淵足塹公庭  
值有詢謨民疚底傾物拯齒頰鄉邑蒙庇常結廬於九  
龍山四賢祠側誦讀其中覺悟來學門人私謚曰貞穎  
先生所著有九峯集二十卷鄉邦雜志十卷周易靈課  
一卷行世卒於正統辛酉三月一日後

誥贈明威將軍錦衣衛指揮僉事配卽章氏封太恭人  
太恭人出自高門父華二母歐氏蚤失所天鑄於窘索  
方舟泳游操挾冰雪值歲歉海水羣飛備嘗艱苦晚過  
其償泮奩於京衣食錦玉推羸濟暵於二子貴時嘗戒



思文集 卷一  
之曰吾家雖衣冠海表而猶遐邈亨衢今捫天藉雲當  
日夜寅畏以思報稱衆咸口碑其賢成化乙未三月十  
九日後先生三十四年卒生歿哀榮世莫之京公名賜  
字廷貢後樂其別號乃先生次子景泰間以淑質重器  
選入

內庭肄業文華殿庶茹腴古訓善翰究文動必遵典事  
英宗皇帝最久陞奉御

寵眷莫先

憲宗皇帝登極成化改元晉秩司禮監為

國師膺奉

秘旨察中外事未嘗馳騫龍光沸騰威望二年掌司禮  
監事凡軍國重事悉與籌畫後竟罹讒避權承

上命鎮守留都振脩成規盡釐秕政以代祀三茅君及  
勤旱致禱成疾卒時成化己未五月廿有九日也遯其  
生於宣德甲寅十月十有二日春秋五十有二所著有  
後樂集五卷公嘗被

旨遴選

固安郡主儀賓

廣德宜興二公主駙馬及使山東  
親藩拯飢典



孝穆皇后喪事皆稱

旨先後

御賜祿米寶帶升龍禮服白玉圖書之類無算至

敕守備加

賜蟒衣玉帶金鳳翹盔金鎖鎧甲縷金緋袍及綉春寶  
刀榮貫一時歿亦如之公第名賓字廷賢別號東軒少  
勇畧絕羣竟力於學奉母太恭人至京色養之餘不與  
外事親賢樂善飲酒賦詩作適逝日兩從撫寧侯朱永  
征延綏迤西諸邊得雋及與葬

孝穆皇后功起家錦衣百戶歷千戶遂擢指揮僉事由

千兵以至揮使蒙

誥命封父母及妻如制亦以司禮公介第故非辜謫南  
衛未幾復官南都錦衣衛不幸成化庚子十一月廿有  
八日以得消渴疾而卒年僅四十妻李氏封恭人名某  
字某父半溪先生母歐氏恭人生卽貌豐氣清足目內  
則事太恭人於鄉於京師備竭孝誠樛木之德鳴鳩之  
恩在在播譽濟貧恤孤善洽鄰比卒於弘治癸丑十二  
月壬戌年僅四十有八惟是鳳岡之原司禮公及錦衣  
公伉儷已先後安厝而貞穎之衣冠及其配太恭人柩  
則後遷葬者焉附葬之者錦衣公之妾貞烈王氏偕二



孫國華國寶若貞穎之真骸及其考晦素則皆墓於閩之九龍山昔人有云太子者天地之所懸三才之所係司禮公凡百建立固偉方  
憲宗皇帝末年  
皇儲未建

今上龍潛公乃身犯大難抱日於淵大照四海指顧之間蓋霍子孟擁昭之功掩陳康伯正名之議而錦衣公又力贊其決可謂濟世之奇才慶流於四海者矣予故特書表而出之以見其光前有耀而裕後無窮者果倖致耶佳城鬱鬱垣宇堅麗是曰崇功豈爲過制

武進縣學訓導屹庵杜先生墓表

予家琴川與武進不遠而近兒時聞其邑學師有杜先生者甚文而善立物不高貨下仁未嘗貯丘中費恨不得荆識旣而領鄉薦與先生子禮同舉進士之京禮屢以先生所著屹庵稿求予序且曰君好爲子長康節遊西江名山亦望革鞜久矣至則攜藁求一言予諾之而未暇也未幾禮忽聞訃謁予憂戚滿容卽以表墓之文爲請予素知先生又與禮厚奚容辭按狀先生諱立字叔宣屹庵其號先生居關中宋有諱明德者與熊朋來遊爲世五經師遷居蜀之江津幾傳至唐臣任富州儒



學教授因家邑之曲江鎮入  
國朝高祖均用始徙今之白鶴村父梅軒自明德而後  
世以儒業相承母李氏出羅田望族先生幼穎悟不挾  
資能蠶沒問學時進士從兄負外吳公顯御史聶公用  
經學時推先生各遊其門剝華以歸為文泐籠而不談  
屢試有司時扞悉逐北正統丙寅貢京師卒業胄監甚  
為大司成陳繼宗器重景泰庚午秋遂得雋兩試春闈  
騁無夷途以毛義故遂就乙榜授應山儒學司訓嘆曰  
觀二尺得四寸希尺一其教其學如是而已乎因嚴立  
教條先律已而後律人有得安定遺意丁外艱去職起

服改任武進教如應山兩邑人材多有造就坐書疾患  
頭眩遂解職家居數年疾益膠遂卒春秋七十有三先  
生為人孝友天成事梅軒夔夔而愉撫弟叔憲孤允若  
兒平居儀容提攝不懈訓子弟以有用學從弟佐貳守  
福州參知阿迷州姪華助教國子子禮亦將祿仕悉先  
生陶成功素寡交游庠時惟與都憲羅公箎叅政張公  
寰副憲游公大昇輩數人為莫逆交諸公既貴未始假  
其餘積以圖南溟既歸田閉門尋名教中樂城市鮮落  
足音兩任教職以不儲資之故囊如懸磬然能味澹薄  
以自腴性嗜學宦隱皆別構一室藏脩所著有策要若



千卷豐城應山二誌歷代帝王一覽歌屹庵詩藁若干  
卷藏於家先生長於詩五七言近體猶長侍讀孫曰恭  
見而嘆賞許得老杜三尺嗚呼不朽之事有三立言其  
一也今先生平生喜怒哀樂一形之詩所著毋慮數千  
百使有選

皇明風雅者獨無可采者乎苟有可采今日之歿豈真  
歿哉故特表而出之爲世之立言者勸

雲南按察司僉事見庵郁先生墓志銘

郁氏世爲高平宦族有家于吳自唐校書郎廷規之子  
滙官平江始傳四世至德延徙崑山又八傳至秀岩始

業醫再徙沙溪實秀岩之子德之也君名容字弘德別  
號見庵曾大父繼善有隱德大父鼎志醫學訓科生二

子長蒙亨次蒙貞君蒙貞介子爲蒙亨後君貴 贈蒙

亨刑部主事其配沈氏 封太安人室張氏 封安人

君幼穎悟絕人長遊邑庠凡究理製文爲時髦之冠年

一十九領成化乙酉鄉薦甲辰登進士第除刑部廣東

司主事司獄訟極夥君剖析明允上下交譽時巡撫都

御史秦公與總戎安遠侯有隙交疏 上聞大司寇何

公擇君推勘衆莫不難之君各權懲寘辟卒無異議弘

治壬子陞本部員外郎未幾忤內侍旨調通判撫州君



夷然自適至任專董糧儲威名四蒸會計建昌等郡宿  
儲無不澄密擢知澧州仁威兼濟民畏而懷適荊門州  
守張壘被部民誣 奏事疑如緘分巡守交議云非老  
法吏如郁者不能劃掾遂檄君究理君裹糧而往條別  
情偽壘臯得釋已而陞雲南按察司僉事以母太安人  
年老遣妻子歸侍養攜影就道雲南有劇盜阿則探丸  
毒衆久益陸梁巡撫都御史陳公委君擒之君設方畧  
卽時授首分巡安普等道駐節霜飛民夷帖服監秋闈  
試防範嚴密取多得人越一月聞母太安人訃遂星馳  
萬里而還抵家身已蘊疾漸至危殆遂卒生于正統十

二年五月八日卒于弘治十五年十月五日享年五十  
六生子四長勲以進士宰華容者孫男凡七人君胸次  
灑落睂目楚楚刊落崖岸犯而能容好接親友飲酒微  
醅歡悰流暢清言帶諧遠近傳播善吟咏秋臺才子罔  
不推讓何彭二公相繼主部皆與予善謂予曰郁君非  
特政事清絕其詩鮮腴清麗有劉長卿李商隱高風君  
歷宦途旣久凡縉紳大夫無不契合故謫官州郡當道  
皆以朋儕相視都臺兩加旌異政聲籍籍其兩遷擢俱  
不滿考予與君同里同生又同發解卅角友善君旣高  
翔予浮沉小官多離少合予蚤歸林下以俟君歸探君



思玄集 卷一  
之志尚欲挂劍扶桑晚成經世之業予每心壯之豈意  
君竟違世而予竟銘其墓耶銘曰綿綿郁氏吾郡王崔  
種之煜煜君赫彌輝甲科蜚英秋臺讞獄執法眇勢握  
山如粟鑿羽倅郡爰擢大州孰有烈焰能煉真鏐僉憲  
大藩首平巨盜威德無趾風行一道內艱言旋尚枕忠  
經豈期一疾竟赴九京君子萬年惟名不歿彭殤之室  
不遠伊邇

卷七終

思玄集卷之八

明海虞桑 悅民懌著

泰和徐 威來鳳註

後學 翁憲祥兆隆選

翁應祥兆吉校

姪孫 孝成道凝次

傳

劉氏貞節傳

節婦姓劉名淑貞世為蘇之常熟文學里人父廷止母  
趙氏節婦生即婉婉暗行內則女德完備既笄歸於同



邑徐君孟維入門上有舅姑克敬克孝下處家之長幼彼此刑心機杼風清蘋蘩露滴內職聿脩不幸孟維蚤世節婦年甫二十有八貧不聊生有戚規其再嫁圖利者百方撓其所守節婦曰吾婦徐門身已徐屬矣身致於徐是無吾之身也無吾之身而可以適人哉聞者慙慙而退自是躬自紡織以度朝夕清燈照影血淚沾裳每夜絕鼓而寢雞再號則又起勤生業舅卒黽勉葵祭弗愆於儀姑躋上壽甘旨之奉極力營辦自失所天不踰門闔屏飾斷葷已幾三十年卓然中流以立婦極有如一日鞠子松自呱呱以至髫鬣教之習詩書以亢厥克求祿養又

宗辛苦萬狀松今成立精進士業赴秋闈一逐北遠到有日子棄官浪遊至畱都松忽自鄉詣予寓祈再拜泣告曰吾母喪夫鞠子之艱可謂節義凜然者松不肖弗克求祿養又

褒封旌表之無日而吾母病稍集其躬惟大人先生賜一言以永其傳則松不孝之罪亦可少追其一二予憫其孝誠出於天性途序其事而爲之傳云

論曰婦德非一而貞婦爲之首今觀劉氏卓立之操以是心爲程嬰杵臼爲文天祥陸秀夫立孤以成義殺身以成仁無不得之嗚呼節義人之大閑葭莩弱質能全



思文集 卷八  
之于閨門之內而虬髯如戟者或失之於廟堂之上不可悲夫

### 幽貞陳處士傳

處士姓陳諱某字衡之別號幽貞先汴人始祖禾宋時僉判吉州遂家州之龍泉港傳至南安教授達值元季亂浮沉避兵火又遷今之金灘焉陳世豐資然能舉羸周歎至處士父拙逸翁益因基育堂城南冷業悉復處士又煥輪其成不遺三瓦皆善繼述者云處士性軒豁讀書善吟咏其大者能篤倫理循禮義拙逸翁老而青盜利其資夜圍垣操刃而入嗣子鐸逮難處士方童也

以歿翼父出仍廉得真盜兄寃卒雪人奇之事親至孝存沒祭養無違禮第宗之為郡弟子貞惟責以成材從師百費一不累其心後為瑞安令卒焚成材券以報食指繁欲析爨處士曰吾成家涉其難弟享成得其易吾處難亦易弟處易亦難吾可更處其易乎故凡資產惟弟之豐弗較歲壬申蘇韓巡撫大興郡學處士首出白金十鎰相其成甲戌乙亥歲大飢處士傾困以濟有司請加仕者冠服辭曰財一也畜之則為利散之則為義吾得為義足矣奚用是為嘗觀光京師遇郡人劉仰高成邊窘諸途卽割所有寬其窘又鄉人王時被誣論歿



思齋集 卷八  
奮勇扶弼生竟獲全他如故人張邦固客歿維揚躬具棺歛以歸鄰婦楊氏貧欲鬻子輒養其子母俟子能養母遣還完濟劉志寧王永全謝子貴等婚嫁大事又不枚舉若處士者豈非積而能散者耶處士子淮讀書善聲詩以邑庠生選為宗人府儀賓尚 寧藩大庾縣主漏天沛澤優渥濡浥人皆曰處士積善徵云  
桑先生曰予讀史見鄙多田翁守錢虜者嘆曰人之處富其不幸乎及觀處士所為多與義俱又近富而好禮者焉富而好禮孔子亦稱之

桑氏三節婦傳

伯母程氏諱蘭字妙香世居常熟儒學里父明成 京師娶吉水高氏生伯母三歲而孤及笄賢淑畢萃時吾伯父鄉進士鈍齋府君由上舍選入 內廷書武臣誥命適元配丁卒遂繼娶焉伯父諱瓊字廷瑞愔愔濟文經學彪時後進則程苦乏嗣伯母婦前一載生子克孝慶賀溢士林未幾府君患泄疾久成虛瘵床席為圃伯母抱持湔滌鼻孔自實手目交汚隨心清淨如是一載不怠厥初府君卒柩寄城外安化寺伯母送哭摧冤久絕旋甦府君二弟淪齋先生檢齋先生二叔父亦會試禮闈下第欲扶兄柩偕歸其祖洪以女年少堅持不



思齋集 卷八  
肯意徇俗改圖以規利伯母慟哭五日夜繼不飲食其  
兄玘勸以子病缺乳并亾夫後乃勉食粥一盂二叔父  
繼聞家艱婦益急懇屈程氏親故於洪前覲縷伸婦女  
意石言入窰金言投爐終不俞允不得已畱伯母母子  
於其母家先扶兄柩婦時淪齋叔父居父喪貧弗克葬  
亦成瘵疾淹淹伏枕伯母聞之知婦途荆棘憂形於色  
羸弱不勝衣洪見桑氏多故謀奪其志益決激以惡言  
薄其飲食鑄苦備至志終不脆心不窳乃以白布裹頭  
長齋誓爲尼一日媒者來洪命女改粧暢懷以接伯母  
目其人卽色變大慟洪因愈嫉之有鄰嫗宋氏程之鄉

戚隨夫沒於京師其夫歿扶襯欲還伯母以父意終  
不良乃密備衣裝苦告其母謀抱子與同婦洪知之閉  
之一室日夜窘辱不能爲生伯母遂捶胸過哀嘔血滿  
地自知病不可爲乃囑其兄曰我夫端士也我許其守  
節撫孤不幸至此命也歿後可將我骨與孤兒抱婦葬  
桑氏墓言畢又三日不食而卒時年二十有六嗚呼伯  
母婦桑二年而侍病一年憂傷勞苦繼之以貧手抱孤  
兒身依母氏處閭閻澆薄之地乏家庭禮義之教獨能  
樹獨立之操擬後凋之姿終以方歿不爲圓生其事宜  
傳不宜畧法宜連書又悅之姑有諱素貞諱素安者焉



伯姑適邑士陳宣宣家貧而孝曾割股愈母疾因致疾卒姑年方二十有三子敷妊娠僅四月舅姑衰痿而貧病無倚姑半截爲子半截爲婦黽勉濟艱膽流柏源汎苦無極舅姑安養俱獲上壽終殯葬以禮四十餘年敷婦生子子又生子宣後賴以不絕叔姑適虹橋葉凱凱患風癘每發輒迷頓遺身甦則復人一日蚤行失翼以人久不歸姑哭曰此必死於水矣亟命漁人網之果得屍姑抱幼女秀金亦投於水衣偶挂岸旁樹得不死凱卒時其父妾已生子欲專其產密誘人竊姑奩具又作鬼怪夜恐之迫逐百端姑求死不得乃大歸於桑依嫂

氏以居下氣怡色事嫂如母操履貞潔一族欽仰一夕疾革呼秀金囑曰我年二十有一而夫死以爾累我苟活至今今已六十有餘死亦何恨但爾父無後可惜爾與而夫須歲時一祭父墓言畢遂卒論曰古難從容就義烈士殉名容或有之若吾桑三節婦者所立表表豈殉名者耶均於夫死其自死或近或遠猶或待死似若參馳要之夫死之時心俱死矣惟已心之死故不死其夫也

贊曰婦人媚天其德婉婉所天告逝英葉失幹流波汎  
云心石不轉節立身亾宜昭彤管



思  
說

訥庵說

天下之道隱於悃悞敦樸而壞於透澤哲辨透澤哲辨智之英也其流至於成術悃悞敦樸思之邵也其致足以成仁時乎春秋戰國捭闢縱橫之說行刑名征伐之俗靡士生其間鮮有不慧而蓄質者其意之所凝謀之所度若蓬之遡風也若瓊裳之襲雨也若取道於鄰無聽瑩也鄭莊齊僖之室商鞅鄧析之廬咸萃於此矣其用易鼓聲易亂物易樹奇巧學之者數日易言數月易貌暮年易胸沃觀其四肢人也五官人也而神明之臺

已爲魑魅之所栖夷狄禽獸之所往來矣術之爲害一至於此雖人其自知之乎且孔孟之所教人者不曰克己復禮則曰主敬行恕不曰知言養氣則曰存心養性日加功也月無速穫月精習也歲無急成而其徒守此法以終身俛焉日有孳孳敝而後已不爲才辨之士所一哂者耶然養彘成羽上薄霄漢亦漸純翕聖賢而無覲元尊之覲由是而成格天之功以垂萬世之勲業亦吾度內是豈尋常之所能測哉由前之爲不可以參人由後之爲則可以參天道術之所由其基可不脊歟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說者曰訥者遲鈍質之近乎仁者



思文集 卷八  
也夫遲鈍推而為惛悞為敦樸而不為透澤為哲辨仁者萬善之總名學至乎仁則唐虞之揖讓湯武之放伐周公之制禮作樂皆統攝而無遺仁道之大如此一訥可以基之訥其可少耶八閩林公某資稟厚重學行軼羣少以古文詞名世由名進士禮部郎中以至江右少叅政事所施如和風甘雨著物生輝又以立心處事之遲鈍乃以訥名庵若公者非篤於為仁者歟夫為仁之功訥其質本乎天訥其功由乎人涵養以待其成而不作為以助其長是訥其功也公天質自無不淑心所操存必欲才辨俱忘而後已其訥其功者乎予故歷敘道

術之得失為說以歸之使人知公之所履者乃入道之正脈而與成術之源隔當萬里也

### 養魚說上

思玄先生朝步西昌市售魚苗之盈分者九尾以三投之池沼以三畜之盆盎以三放之澄江祝使赴海投之池沼者數月盈尺歲無加益焉畜之盆盎者數月盈寸歲無加益焉予怪池沼之魚其長不能填池沼而必量之以大小盆盎之魚其長不能填盆盎而亦量之以大小惟放之江海者不可知而魚之歲益亦量之故千文之王鮪生之江而河不能育幾千萬里之鯤產之海雖



江亦莫居之也若夫不拘不礙可大可小喜則勺水爲神淵怒則巨浸爲焦澤其神魚乎嗚呼人之於位恒不能盡填其職而多量之以大小其身心惟涉位而不量遷世而無悶者乃爲至人而推移變化斯不可以常情測之也

養魚說下

予益盎中所畜三魚鱣二仙鯉一時寓目焉忽春雨驟至溝澮皆盈二鱣思欲致身江海噓吸波濤乃隨客流而逝未及澄江水涸石出枕籍交衢焦爛而歿獨鯉方圍圉焉洋洋焉吹微沫以自適予怪鱣之長不過數尺

其用足充鼎俎而已仙鯉則寄名龍籍乘時變化可以上下風雲而霖雨四海何鱣之不安分而鯉之能自守如是哉古今斗筭之士偶借恩波不自揣量遂謀非望駢首戮於東市者何可勝計而抱濟世安民之具者乃甘栖遲一丘壑與隱一小官下吏泮奐以長年不猶是耶

貴行說示門人

言行君子之樞機二者孰貴貴行行言之實也舜彈五絃之琴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蒙眈氏之國有臣襲婁剔思



思文集 卷八  
玲瓏盛夏置麾車千乘車置輪郭鑄鐵為拮狝上樹八  
十一扇機括屈卷風韻澎湃其止所艸木燦兮激激暈  
兮紘紘騰涌幡摩如一歘長養不加彼區有南風之聲  
無其實也妄言為啞妄聽為聾言而無實與不味而聽  
之者厥病齊同君子聰明之會而自聾啞乎哉君子有  
三行五性澄心類瑕纖萌剝擊若讎念慮碾獵罔非至  
德是謂心行履仁服義非禮不動是謂身行非先王之  
法言不言天妙剖劔霏屑飄冗是謂口行口行純玉猶  
為崇影矧或純與糅瓦礫耶天下生瀾以國欺國者起  
兵以家欺家者起訟堅軟之闕俱慊得雋言焉背行是

以口欺身心不思闕口而勝之是其人無真氣無真氣  
而可以為人乎哉古之聖賢其言載之六經非言也宣  
其實也後世之文燦峙涎括凝躁異格精之者能蘊渤  
澥礪槐岷長河榮星宿控熒飲沆瀣江淮餐甘露於沃  
渚之野騎黃龍駕應龍下上八紘其妙入無相則神巫  
莫窺其密衡藝焉如谷蚶焉成陸漉焉非真燭焉通神  
其與啞啞藏脩奄然蔽關之君子異矣昔周公相成王  
致太平開明堂受朝賀鎬京有二眩人獻技一致雞卵  
數斛平象於地躡屣鞅盧其上杳訊盤蕩輕殼不驚一  
舞千將莫耶輝霍光碎若密雪亂下雲陰天寒夏葉歛



歛乾落王覽之曰神哉技扈之眇鄙人種禾耨壅灌剔  
以時禾秀粒如豈穗垂垂盈尺鄰井之穫莫肩自號神  
禾以爲妙術亦獻於王王大笑史佚等俱笑周公曰眩  
人作淫巧以蕩上心誠蠹政而無益者也扈之眇鄙人  
之術行天下其制禮作樂之本歟於是投眩人於四裔  
封扈之眇鄙人爲保介

### 恥庵說

西江大方伯閩陳公文曜爲名進士才御史洎擢今職  
學行功名皆軼一世尤以聖學之難窮作庵以恥自號  
予爲之說曰理欲交戰之區恥也者憚欲適理之輿歟

其機泡焉而欲磯之可乎毅焉必翔之謂勇酈焉必隼  
之謂貞脇焉必判之謂斷是三者登恥以成者也或嚙  
焉異纏以撓窺焉自餒以射滅焉斷擲以抗悠焉不加  
意以殫是四者矚恥以滅者也天性無恥以人汨天乃  
庸恥以復性恥之初生則虛虛則搖搖則易矚以滅登  
恥久則定定則實恥實則無恥無恥乃全其天西蜀澗  
沚渟渟之處泡凝成石以浮積虛以致定積定以致實  
也不可徵乎夫理與欲之交戰理恒脆欲恒勅消消之  
復在乎能覺能覺而後知恥覺尤恥之先引歟衆人疑  
欲頑然熾然所以無恥也且天下之理有立則有對有



思文集 卷八  
影則有形故恥亦有善恥有惡恥庸爲適理之機如前  
所云者善恥也須捷可溫恥不能衣狐貉糲飯可飽恥  
不能列方丈蔀屋可蔭恥不能崇榱題欲火旣熾而助  
之薪者也庸是恥可乎善猶東焉惡猶西焉長江張帆  
恥猶風焉風西而帆飽以適焉去東不旣遠耶帆惡恥  
以適道不猶是哉今夫天之高也無不覆焉地之廣也  
無不載焉天之仁窮於覆地之仁窮於載天地之精蘊  
曰仁聖人之配天地以仁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皋陶  
伊傅周召之爲臣孔子之爲師其心之仁混融磅礴天  
同覆也地同載也欲學聖人莫若求仁求仁莫若克己

覺物欲之可恥則能克己克己則仁全仁全斯全聖人  
顏子三月之後尚有零私猶不可無不純聖人之恥况  
其下者乎陳公欲學聖賢所其恥以終身良有以也

### 降真香說

柳之懷遠產香藤葉大如掌多刺鑽蹠絞嚙巨材產多  
於山林紆攣之處歲久色微黃曰藤香或深藏罅岨巨  
石攬路人跡不到霜饕雪虐積以歲月皮肉俱爛赤心  
如鐵謂之降真真之所成假降久矣天之於人純真竝  
畀長與世接巧僞日滋欲聰明盡亾耳目俱喪纖假悉  
屏獨全其天果易得耶嗚呼物降其假其真香於一時



人降其假其真香於萬世故曰人爲貴安得舉世皆淳  
萬物同春入混沌室結鴻濛鄰焚真香會人以遺乎假  
合之身

用茅說

柳州郊野多產茅根株如蛇虺結蟠長沒牛馬因狴獍  
藉埋伏劫商至冬則盡焚之弘治甲寅二月予奉當道  
檄築玉融之缺城數百丈且置敵樓百楹於其上與里  
胥籌其役僉曰未或易致邑瓦工惟三四人瓦難倅具  
蓋樓合暫用茅時僂茅已盡焚各村老弱至回祿虐焰  
不及處採取有得蓬蓬勝於蘭蕙子懼新城灰土未乾

忽春雨連綿冀城樓帡幪其頽圯故求茅甚急日坐行  
府中聞負檐欵欵聲則喜吾茅將至雖連城之壁化孟  
之金不願易也且是物未火前隨處翳塞最爲人所賤  
惡豈知丁時之缺亦逢亨運上下貴重之有如是耶嗚  
呼茅一也昔焉在野爲藪以蔽賊今轉而輸官護城以  
禦寇凡物能取其長未必無可用也抑亦僻遠之茅素  
不黨惡至是而得顯用歟雖然城樓聳軍民之具瞻不  
得已而用茅茅性易腐其品極卑升之茲樓之上氣象  
蕭然無以壓人之望是可暫而不可常也因循苟且不  
急求瓦以易之而以全城專托焉則悞矣昔漢高祖以



思文集 卷八  
安劉付周勃勃猶士夫也劉卒賴以安唐太宗取李勣於羣盜因以爲將不爲無補使居相臣托孤之任安能久而不變哉高祖用瓦太宗用茅故其後之城或固或不固

### 觀戲說

桑先生愛觀南戲不論工拙樂之終日不厭或曰先生大觀今古而於是戲之觀何取焉曰吾取其升而不榮黜而不辱笑非真樂哭非真哀而已昔衛文侯之養生得之於解牛張旭之艸書得之於舞劍宋元君之畫史得之於般磚司馬遷之史記得之於遊覽是皆見之於彼而悟之於此者也予於觀戲得處世之道順逆之境交於前不爲置休戚焉謂非有得於戲哉嗚呼今古能觀戲者鮮矣

### 記夢說

弘治甲寅四月一日予以幽憂疾晝卧用雲間布被覆足仰觀楊子雲甘泉賦將竟不覺合眼就睡忽值一境長松落落奇石玲瓏淡雲橫抹遠山如畫未幾鸞鳳威絃虬龍布濩太乙尊神玉女宓妃弭節賁臨其間謂予舊蕘宮寮采慰勞良久折玉樹花以遺予相從飲沆瀣甚樂薄莫臨別嚶咽而覺覺時日方過午樹陰滿庭鳥



思文集 卷八  
聲上下迴思向夢其景迺被中染翟之色而所接仙真亦賦中所賦者也既而嘆曰幻景之移人有如是哉黃帝之華胥穆王之化人國不亦猶是耶雖然平明紫閣日晏彤闈何莫非夢但人不知覺耳試以古莽國俗而論之何夢何覺何假何真何為萬物何為吾身謂予不信請問大鈞

東嶽行祠說

予觀虞書舜之巡狩必柴望祭告于四嶽周禮有四望之祭皆為之兆四望卽四嶽兆卽壇域也五嶽立廟自拓跋氏始當時惟總立一廟于桑乾河之陰逮唐乃各

廟于嶽之麓宋大中祥符九年真宗封禪泰山勅天下郡縣皆立行祠東嶽祠夥又出于此蓋東嶽為泰山在魯封之內惟天子與其國之諸侯所當祭季氏為魯上卿其旅泰山孔子譏其神必不致享而况村氓野婦或賽或禱果能穆愉于神否耶



思玄集卷之九

明海虞桑 悅民懌著

泰和徐 威來鳳註

後學 翁憲祥兆隆選

翁應祥兆吉校

姪孫 孝成道凝次

贊 陸胤信次主刻贊

三教同家贊

清淨為根寂滅為業脩性如脩天上風見性如見水中月惟吾夫子誠實為轍天地不崩裂聖道永不滅是三



思文集 卷九  
家者道齊佛秦夫子則越安有同家之說悠悠太空生  
滅無窮未生之前已死之後同一氣於太虛之中是則  
三家之同

鈍庵計先生像贊

其貌之古其性之真科第成名辭翰出塵立雪庭寒禊  
容俱肅坐風帳煖與物同春鈍庵謝政居鄉教授子弟暫種河陽之  
桃李遂撫栗里之松筠雖教化洽一邑之士德政宣百  
里之民人惜其才未盡展志未全伸孰知躡履大階之  
區揚帆析木之津不于其身于其嗣人

尹亞卿像贊

諱直

少蘊經濟長習典墳睂目具軒騰之狀心胸無倚伏之  
痕暫寄跡于鬢宮遂崛起于天門高音遏千人之唱逸  
步空入極之羣識似賈生不墮太平之淚才如司馬肯  
為侈靡之文故其進講經筵也祈祈滴沃

君之雨視篆翰死也蓊蓊屯造士之雲爰進貳乎春天

之卿去聲竟播揚乎南北之芬雖地位清高手可美三山

之風月德望隆重身不染九州之塵空然識者猶以為  
河東之鳳鳴未當日洛水之龍起未中天猶有待天錫  
眉壽而晚策鐘鼎之勲者也



思文集 卷九  
與潘時用書

僕遊兩京者再覩士之見當道者足無繼而自聯口無  
箝而自訥動靜語默之間終南之山在焉僕賦性疎慵  
雖奉貴人亦無別腸一相交接卽爲知己傾膽相語畧  
不顧忌積美俱消羣謗交集悉此之由向者拘受教職  
執政者明知年不及例無肯白其枉者當是之時達者  
出力以相援窮者出心以相惜求如祭酒丘先生及足  
下幾人哉在僕尚可倘更有間世之才一出瑞世亦當  
待之如是乎小小功名於僕甚輕而一士進退關係  
國體亦非細故此僕所以自惜自嘆而不能自己者又

非特爲已志之不行而已也且當今取士惟在於科目  
而求士不得不在於舉業僕於舉業實所羞爲爲私親  
故強勉習之然一畱意於惟故之間則眩目而心悸非  
特予眩目而心悸也其理周程張朱之所不能明其詞  
韓柳歐蘇之所不能遣使其習之又安得不眩目而心  
悸哉今一爲此職上之所懲下之所竢俱索我於惟故  
之間韓文公所謂抑而爲之必發狂疾者安能久於其  
位乎吾意決矣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必有容長嘯之地  
富弼有言曰不能以所學康濟兆民著書爲樂孰能障  
吾救後世哉僕之自處亦謂如是足下德成行尊逢時



思文集 卷九  
致主設施必有大過人者故人得行其道卽已行之也又何必同袍之中自分秦越也耶願望願望

與郭總戎書

僕以薄技往來兩京遍遊王侯將相之門亦常私記其行實以爲後世作明一經者之張本廉介如却縠儒雅似祭遵老成持重如趙充國以是評麾下其庶幾乎僕自麾下秉節鉞江南洎總督漕運及今專制閩外衆蒙厚愛報謝無門家眷之任又承遣軍符發旗牌遠送各堡兵衛周匝過申定歷瀉油如遊虎丘登上方不知爲險地也犬婦聚首感德難言惟銘心刻骨而已僕觀標

慶等郡徭獍爲賊其等有三曰真賊曰激賊曰愚賊開旗吹角打村劫路以爲生理是名真賊好利者擾之使不安其生好功者迫之使不得其所不得已據險以叛是名激賊小隙成讎於彼姓彼村有讎或畏其強也則殺其同姓異村以復之渠以流劫聞則不能辨矣是名愚賊大軍勦殺真賊安外激之與愚執而不化水旱之畜悉由是召僕至融羅等邑十里之外皆爲賊藪因以理致其頭目諭以朝廷威德激之與愚者隨力疏通其情或親至真賊巢穴慰撫之不立崖岸如家人父子歡然相接老幼班侍唱歌進酒挽留信宿而返武陽一



峒生犇盈萬俱出向化其餘各寨來謁者多願今秋自  
新計至西成必有新稅增益曲突徙薪絕勝厝火其下  
也僕蚤喪母有父年老別無兄弟奉養少立微功以願  
許國素志冀贖身以求自全著書為樂足矣足矣此  
外更無覬望麾下職專總轄必能為朝廷宣德惠以  
綏服諸獯者管人之見不足為麾下重也相見未卜臨  
書悵然

復高開府書

僕賦性僻介于權貴之門不一至權貴之人不一見荀  
子曰志氣脩則輕王侯吾之志氣誠脩矣乃吾分內事

耳王侯達尊之一而可輕之乎孔子於冕衣裳者見之  
雖少必作過之必趨然則僕之不至不見果效苟而背  
孔哉其中必有大不得已之故耳陳同甫云古之君子  
其達也待士今之君子其達也傲士世降俗衰上氣愈  
高下氣愈卑熟聞見囁嚅之言趨起之步則以長言濶  
步為迂且怪縱知僕虛名易目而視降陵為阜猶與原  
絕處深淵地者其可攀援之乎今忘閣下之陵與已之  
淵奉數字之書扣門求見何前倨而後恭哉蓋知閣下  
為古之君子也及蒙華翰推獎過甚僕何敢當捧翰自  
喜自慶僕素慕閣下而求見閣下亦素慕僕而渴於見



兩已相知是豈偶然者耶僕嘗讀上下數千載之史見用世之士或鼎成而折一足或厦成而缺三瓦鮮有全人古皆然今爲甚有爲世才臣提朝廷數十萬師僅平小醜令人稱頌功德爲錄刻傳四方僕一誦之深嘆其不學而無識也今讀閣下乞終養及再歸田二疏非惟其文至誠懇切與諸葛武侯出師二表相表裏而歸田疏論平閩賊其擒賊首則云副使劉誠之功論處置事宜則曰此鎮守巡按藩臬衆人之見臨難不避成功不居功成卽退出處之際鳳舉鴻冥其不爲世之全人哉人之云全自古尚鮮况今世乎有作明一經垂示萬

世者得此二疏照耀簡冊二祖四宗不與有光耶詩曰王國克生此之謂歟僕幼習拯物之學奉親命干明主以自試往來京師十有餘年動輒得咎苟就微祿代耕今爲此職未敢自棄其身於無用之地到任以來誨人則舉學校之先務而不及科第私居之中有小樓一名之曰乾坤一寄日翫天人理於其中又常以易書春秋合而觀之以見帝皇王霸之異如有用我執此而往猶可康濟斯民否則著書數篇以爲來世致君之資外此不足爲閣下道也

復王元勳秋官書



思文集 卷九  
屈原離騷得變風雅之旨三百篇後實可爲詩之祖漢魏諸詩人得其比與之意各自成家唐杜子美雖於比興處不能觸着撞着卽能寄意然其歌行絕妙今古又能自爲之祖至宋蘇黃披李杜之裘乘曹劉之馬豪俠於千古之間觀其規模氣象終不出杜之規矩及寫至達死生同去就處又前人所無亦能自爲之祖然自風雅以至離騷離騷以至老杜老杜以至蘇黃驗其體格之厚薄則風氣之日降可知矣邵子云刪後無詩夫詩不在於人則在於天地之間不過隨日月之往來與雲霞之舒卷而已人參天地而生不可求而得之乎知天

地之一氣則自吾之身以至風雅之始祖皆可復也嗚呼豈易言哉君有志復古敢進此語

跋

跋五叔父檢齋先生吟窗摘藁

先君鶴溪先生以詩名吳下與四叔父滄齋先生五叔父檢齋先生昆季之間自相師友每有題咏更唱迭和不啻填鳴而箎應也檢齋叔父資稟絕人充以問學方弱冠領鄉薦出倅于溫名實加于上下將秩滿年始踰不惑遂上章疏謝事得致政而歸歸卽巡行松菊節制林壑蕭然事爲之外故其見之于詩和澹平適清新麗



思文集 卷九  
暢有如青天萬里彩霞邇月而光景聿新又如脩竹萬竿幽亭臨水而奇石異葩映帶左右畧無市朝塵土之氣使擇數首置之丁卯集中不知孰今而孰古也嗚呼是果易得也耶叔父之子髦編緝成秩將繡梓以廣其傳予因敘叔父爲人之大槩以見叔父之于詩超然自得不得暈穢于功名富貴之間有讀之者非心洗潁水胸盪岳雲者不足以知之亦不能以和之也徒詩云乎哉

跋唐詩品彙

唐人好吟咏傳凡三百餘家真有盛中晚之殊唐業隨之可考也楊仲弘等所選俱得其柔熟之一體唐人詩

技要不止此 國朝閩人高廷禮有唐詩品彙五千餘首雖分編定目有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旁流之殊要其見亦仲弘之見是詩盛行學者終身鑽研吐語相協不過得唐人之一支耳欲爲全唐者當于三百家全集觀之

又跋

唐人詩三百餘家大抵賦多而比興少句多而意少其傑出者陳子昂李太白杜子美韓昌黎四家耳併唐三  
百餘家之意不如陳李杜韓之四家併陳李杜韓四家  
之意又不如晉阮籍咏懷詩漢古詩之數十首併漢晉



思文集 卷九  
數十首之意又不如清廟生民之數篇清廟生民之詩  
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者也嗚呼安得知詩之意者而  
與之論詩哉

賀知章字卷跋

東坡云明月良夜俱是中秋細雨黃花俱是重陽此字  
流動飛逸如仙人馭氣餐霞不染纖毫塵土氣與知章  
爲人相似卽以爲知章字可也吾將名吾爲無名庶後  
世不疑吾翰墨之眞贋

黔陽四咏跋

金陵陳侯堅遠治黔陽多惠愛政績卓卓不可勝紀詞

林大夫士取其四題爲詩以歌咏之曰面山州堂侯平  
日退食之所游焉息焉以澄明政本者也曰黔江堤侯  
築堤捍水以拯民墊溺者也曰寶山書院侯起邵敏學  
之廢講學以敦士習厚士風者也曰去思碑民不忍侯  
考績勒石以圖不朽者也候旣九載將考績今中丞謝  
公疏其能薦之于朝銓曹重之擢倅長沙予忝爲同  
寅因求予跋數語予嘗見古之爲吏者建鼓一鳴豪強  
側足冬月論囚洛水盡赤其令行禁止真足痛快人心  
者方之鞭蒲杖葦寇至而講中庸者誠可黜罰然史冊  
之中華衮于彼而斧鉞于此豈古之所尚者乃古之所



思文集 卷九  
棄者歟以戾為政觀之為令日久上下稱能賦稅出入  
簿書期會之間必無不淑今播之文人之口皆其迂遠  
不急之務是豈尋常之所能測者耶天之所緩者乃人  
之所急今之所貴者乃古之所賤所以大賢君子難處  
世也予為催科吏以罷軟將待汰喜戾之政不徇時好  
者故樂為之書

素問抄跋

素問乃先秦戰國之書非黃岐手筆其稱上古中古亦  
一左証玩其詞意汪洋浩汗無所不包其論五臟四時  
收受之法呂不韋著月令以之其論五氣鬱散之異

仲舒郭景純敘五行災異祖之其論五臟夢虛所見之  
類楞嚴經說地獄倣之論氣運則可為曆家之準則論  
調攝則可為養生者之龜鑑擴而充之可以調和三光  
燮理陰陽而相君之能事畢矣又豈特醫而已耶使學  
醫者玩其詞而得于心庶能窮造化之源察風氣之異  
有以知病之所由感操其機行不迷窺其奧入可蹈尚  
何病之不可治哉

跋禽鳥圖卷

右平湖禽鳥圖一卷吾弟民秀所藏不知何人筆東坡  
云邊鸞雀寫生太常卿夏衡因題寫生清玩四大字于



前觀其鳴者如有聲吾疑耳寒飛者若進退吾疑目眩  
六平沙湯波野樹芳艸生意濼濼屢視几案又疑身置  
數澤之畔而欠扁舟釣竿也其爲 本朝侍御莊麟所  
畫無疑如林如呂當拜下風矣

跋賈原善祖筵聯咏詩卷

予觀聯句之作始于漢武帝柏梁臺大將軍衛青云和  
撫四夷不易哉左馮翊威宣云三輔盜賊天下危亦得  
規諷之意至郭舍人所謂齧妃女唇甘如飴則諧謔極  
矣後韓孟繼出長篇大章輝映宇宙其城南等作不啻  
大鵬希有之相遇猛氣所射威風所吹直倒江海翻雲

漢而相抗也何其壯哉然于脩身之事拯物之方畧無  
一言及者尚何貴多言耶今觀翰林諸君子贈賈君原  
善知餘姚聯句之作其詞博于柏梁約于城南褒美之  
中寓規戒之意其所以期待原善者當何如哉原善發  
身進士爲賢大尹今爲名御史文章政事表表在人耳  
目又能實諸公之言是豈子虛子涉無公之問荅者歟  
夫聯衆人之所以成詩與聯衆人之才以成天下一道  
也聯衆人之才以成天下用力少而成功多此則宰相  
治天下要道也原善其念之哉廣其心大其量見天下  
之才不以爲異已凡有技者混同無間吾知秉機衡之



任不患不能成天下矣

銘

鈍齋銘有序

門人西昌庠生劉訥惟悱善文精于詩觀理閱蘊多  
洞衷誠穢中特羽自謂質曾有得得了艱成于無輟  
西江僉憲陳公粹之因題其齋曰鈍嗚呼鈍銳之反  
天下之物莫銳于火莫鈍于水無疵翬旄拒栗烈千  
禩者其堅莫上一值燿輒燼何銳如之然遇水則滅  
遇石則回光所傳者盡則無刻延水淳泆易范蹈蓬  
稷靡威若鈍然火能燼者能腐燿煎之不遽滅嚙石

能穿所傳者盡或有餘瀝實能火之所不能鈍方銳  
何如其在聖門也子路如火曾子如水聞斯行諸方  
日三省其身銳鈍不侔卒傳聖人之道者曾子也鈍  
其可少耶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孟子不取鈍哉  
陳公名齋之意端在于是因推其意而為之銘銘曰  
銳能暫久則炕鈍能久久乃奏功視而不見明有所窮  
見堯羹牆目在心胸鈍磨不已嚙穿太空可令是齋化  
為夫子之宮最哉吾子抱鈍長終

泮陽書舍銘有序

三代之學雖不同所以為教者五曰君臣父子夫婦



長幼朋友而已六之以六經四之以四書不過論所以義所以親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之理焉厥理既踐出爲名臣處爲逸民綽有餘逸尚何人道之不盡哉世降俗衰爲士者不顧學之成否惟以干祿爲志羣居競葩藻爭先占倫魁其不可慨也耶然學校之設無論州邑堂以明倫名閣以尊經名是三代之餼羊猶存也豪傑之士遡流而尋源焉遠追古人亦何難哉常山郡博慈谿葛叔和先生築書室于邑學之南蓋欲後昆觀羊而覓禮者歎推其意而爲之銘其辭曰

三代之學以明人倫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世降俗衰重業疏根艸生于室芝揭于門古書猶今今性猶古遡學之源涉閩及魯契稷同襟伊臯繼武窮寒達暑天榮在我葛氏之學學培此心利火炎炎吾濟以陰欲日杲杲吾沃以霖觀俎豆之容習雅頌之音迺豁然而有得知此學之非今

硯銘

一孔淵源洙泗之澤支流餘裔不歸于朱則歸于墨嗚呼

呼



卷九終

卷九終

卷九終

三

一此篇所本四之經正又或翁齋不似下未似神于靈訓

與論

此學之非今

此篇所本四之經正又或翁齋不似下未似神于靈訓

此篇所本四之經正又或翁齋不似下未似神于靈訓

此篇所本四之經正又或翁齋不似下未似神于靈訓

此篇所本四之經正又或翁齋不似下未似神于靈訓

此篇所本四之經正又或翁齋不似下未似神于靈訓





